

发人深省的“兰考之问”

凌河



今日论语

习近平同志来到兰考,激起舆论一片热议,我们不要忘记,在焦裕禄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,总书记提出的一个问题——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同敌人作斗争,一刻也离不开老百姓的保护和支持,党执政了是不是能做到一刻也离不开老百姓?

新华社说,这是一个“发人深省的发问”。是的,这个“兰考之问”,不仅概括了焦裕禄精神的精髓,而且提出了一个执政党摆脱“历史周期律”的规律性问题。

战争年代,我们与老百姓血肉相连,那是因为“一刻也离不开”。炮火连天之中,没有老百姓的支持,没

有根据地的依托,就没有人民军队的“胜利之本”;白色恐怖之下,没有老百姓的保护,没有“堡垒户”的掩护,就没有地下党的栖身之地。因为生死存亡,所以党一刻也没有“离开”老百姓。问题在于执政之后,尤其是在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,不但生命之虞早已没有,日子也“好过”起来,于是我们的队伍中,脱离群众的风气开始滋生,“政怠宦成”的奢靡开始蔓延,盛行于某些地方的“四风”,其实是“离开”了人民群众,其要害是某些同志以为可以“离得开”老百姓了。

“一刻也离不开老百姓”,是因为我们手中的权力来自于人民。“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”?这是一部共产党的政治学根本性的起点,这个问题不

搞清楚,就要走向反面。对于我们来说,江山“打下来”也好,国家“搞上去”也好,都是执政的合法性,这种合法性说到底,是顺应人民的意愿,接受人民的授权。我们每一个“官位”,都是人民给予的权力,都是老百姓给你的舞台,令人叹息的是,也有一些官员,以为自己头上的“乌纱”,是他“熬出来”的、“攒起来”的,甚至是上面某个人恩赐提携的,唯独忘记了老百姓才是“权力的渊源”,他可以给你权力,也可以让你“离开”走人。

“一刻也离不开老百姓”,还因为对我们的监督来自人民。人民授予我们权力之后,他手里就空空如也,任你随心所欲去当“父母官”了?不是的,人民手里还有监督权,这是从来没有“转让”的。老百姓的民主

监督,是防止权力腐化的最终杠杆。我们固然需要自律,也需要权力内部的制约监察,但从根本的意义上说,“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,政府才不敢松懈”,“只有人人起来负责,才不会人亡政息”。民主监督是我们不蜕变、不腐化最好的清醒剂和防腐剂,是新形势下对每一个官员最大的“保护和支持”。我们要习惯于在众目睽睽下行事,在七嘴八舌中执政,这不是一个方法问题,而是说我们要掌好权力、管好自己,就“一刻也离不开老百姓”。

总书记的“发问”值得深思,更需要回答。只有懂得“一刻也离不开”,才能做到“须臾也不离开”,只有把群众观点的来龙去脉搞清楚,才能把对群众的感情这个立场问题坚持好。



新民随笔

中国童话

沈月明

前两日下决心买了套《中国童话》,全集36本,买回家稍微翻了翻,感觉到久违的唯美和用心。

其实这套书改编自很多中国神话、民间传说,对一个幼儿园小班的孩子来说,可谓“高深”。但要不管不顾地讲给他听,实在是因为没有更多别的选择。

在去年所谓“双十一”促销时,我买过一大堆大陆出版的各类幼儿读物。经典童话、宝宝好习惯、双向亲子阅读等等。买回来才知道,大部分的所谓丛书,都只是卖个概念而已。内容不说胡编乱造,至少也是不用心、不专业。比如讲宝宝应该多吃饭,就说一只小狼看到一只胖兔子束手无策,终于决定多吃饭,以后要一口吃下两只兔子!相当暴力。那些故事,只要受过小学以上教育的家长基本都编得出。而那些画,要么沿袭我儿童时代的陈旧技法,要么生硬模仿外国名作,有些书的绘画水平堪称“惨不忍睹”。但这还都是专业层面的问题,更为恶劣的是造假。编几个外国作者、画家的名字,没有原作的出版情况,故事的拙劣程度让你根本不能相信这些是“世界最美童话”。

幼儿读物的市场在中国何其巨大,但就像中国的配方奶粉业,让很多家长失去了信心,宁愿花高价去买“舶来品”。

反观《中国童话》,介绍中说每一个故事都要给儿童试读,不改到孩子放弃游戏静静听下去不罢休。我不知道它有没有篇篇做到,但我至少感受他们一种创造经典的追求。一个绘本是不是良心之作,我有一个很简单的标准:就看你一幅画上线条够不够多,动物数量够不够多。比如《中国童话》“桃花源”篇,插图画了满页的桃花,堂皇、瑰丽,如何让人不心生欢喜和感动。而世界著名童书《不一样的卡梅拉》,首页画上几十上百只小鸡!每个神态各异,这才是心里有孩子、不糊弄孩子的好作品。

其实做童书,就像做奶粉一样,只要有了两样东西没有理由做不好,那就是良心和爱心。

为信访敞开“法治大门”

权威声音

做涉法涉诉“老上访户”的工作,是很多基层干部一提起来就胸闷气短的挠头事。中办、国办近日出台的《关于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意见》,为这一治理难题开出了良方。

让法律的归法律,信访的归信访。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,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明确要求。现实中,有些信访群众尤其是基层群众,知道政府的大门在哪,却不知道法院的大门在哪,至于行政复议、仲裁等救济渠道,更是从未听闻。对这部分群众,需要进一步做好普法工作,改变他们“信访不信法”的观念。很多群众“遇事不找法”并非不知诉讼之门,而是因为一些大门被人堵上了,导致群众只能通过上访解决问题。有位法官曾经讲过一个故事:她花了很长时间,耐心倾听一位老上访户诉说遭遇,最后当事人站起来说,这个案子你怎么判我都服!你是第一个完完整整听我把话说完的人。这说明,化解涉法涉诉信访案件,要在法治思维指引下寻求情、理、法的统一。

《意见》提出“案结事了、息诉息访”目标,不是把问题矛盾摁下去的“摆平”,而是从源头上化解纠

纷,从制度上分流案件,从程序上建立合法有效的终结制度,并做好对信访人的解释、疏导工作。把上访群众当做有血有肉、活在情与理之中的普通人,把他们的合法

诉求维护好,把他们的不合理诉求引导好,才能让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成为服务群众、改进执法的平台。(白龙 全文刊今日人民日报本报有删节)



客满

湖南省株洲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印发了《城区环境卫生作业规范和质量标准》,规定每座垃圾中转站苍蝇必须少于3只。坊间评论这种“苍蝇”编制完全不具操作性,是畸形的数字化管理。

孙绍波 画

自由谭

故宫保安被打的事情终于真相大白了。保安非但没有如某些网页所传的那样——“打人”,“三八节打女游客”,反而是遭到一群人的围攻殴打。此前网上发的录像只截取了一个片段,现在把全过程的录像都亮出来,一切就清楚了:打人的是那些搞非法营销与兜售的类似“黄牛”的团伙,而当保安出来对他们劝阻、制止、处理时,他们就纠缠、撒泼,无理取闹,乃至动手打人,男男女女,肆无忌惮。

传闻的失实究竟是怎么造成的?民众对谣传接受究竟说明了什么?这些都值得我们深长思之。

先说保安,这是个处境尴尬的职务。说句不好听的,声誉往往不佳,有些人的印象里还常把他们同“打人”连在一起。是的,无论是待遇

还是地位,他们都不高,可担负的职责,却是崇高而重要的——“保护社会安全”。这一矛盾造成了第一层尴尬;不少保安水平、修养、能力难以胜任,履职时难免简单粗暴,个别有些不良习惯的甚至会动手打人,因为他们身份上毕竟占有优势,是“公家人”,出手也就有恃无恐了。当然,不称职的保安毕竟是少数,多数保安还是认真履职的,但他们又碰上第二层尴尬,难以收到效果。面对某些对象,来软的吧,他不睬你,甚至欺你软弱反而变本加厉;来硬的呢?手中又无执法权,硬不到哪里去,弄不好还会遭到“指控”,也难以得到周边群众的支持和配合,譬如,出了事要在场的出来指证,就常常

会被拒绝。总之,尴尬人难免尴尬事,这样的角色就容易让某些人把脸谱越描越黑。

再说打人的那些不法分子。不只是故宫,大凡人头攒动的场所和景点,都少不了他们。从车站、商场、剧场的“黄牛”到违法摊贩,从黑车驾驶员、发票兜售者到小广告散发者……尽管大多对他们反感,希望当局能尽早取缔,但真正出来与他们“较真”的很少,不少人还因为他们属“弱势群体”而动了“恻隐之心”。可是要知道,这些人拉帮结派、为非作歹,甚至同黑社会沾边,早就不再“弱”,而成了横行霸道的“强”势人物,为社会安全计,是应该严肃处理。

同一些罪大恶极的罪犯相比,这些不法分子还不是社会的大害,但他们数量多、影响大,对社会的危害同样不能低估。单靠保安这一级是远远不够的,该立法的立法,该授权的授权,包括如何建设保安这支队伍,使之能够胜任,都是改革的应有之义,而在就业政策上打开更广阔的道路,使一些不法分子确有正道可走,从而弃恶扬善,也是不能不考虑的问题。

至于媒体,包括网站、微信等等,也要正视现实,坚守正义,不能捕风捉影,更不能固执偏见,或哗众取宠,弄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削弱我们自己,须知,激发调动正能量是我们的神圣职责,否则,害莫大焉。

新民新语

“穿”得远一些

乐梦融

午夜,如果给你一架时光机,你想去哪个朝代?去遇见谁?

这是许多“穿越工作者”开篇之时需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。打开电视和小说,中国的“穿越”作品已经铺天盖地了,我们的主人公选择了回到明朝做个王爷,或者穿越到清朝做个阿哥,如还嫌不过瘾,那就索性龙袍加身。

这些作品共同的特征就是,主人公终将权倾一时,美妾成群,良宅千亩,腰缠万贯,还修得一身横扫千军的好武艺。如此颠三倒四的套路,一写就是300万字,还能赢得粉丝的追看,也经验了现实中的老话,缺什么就补什么。

哎,我们穿越的目的地,乍看是遥远的某朝某代,说到底,根本还是现实的倒影,一点儿也没有超然的穿越感——老在情、爱、金、权、性这座五指山之间兜兜转转。穿越情节有滋有味,赋予现实中的个把小屌丝拥有梦想,等读者关了电视,自己也会摇摇头,讪笑这些浮光泡影的扯淡。

我们能不能“穿”得远一些?

远一些?好,那我嗖地一声回到远古,茹毛饮血,大战霸王龙,最终成为乘龙斗士,统领哥斯拉部落,让龙族的软妹子们恩公恩公地唤你几声……你看,又老套了。

“远一些”的意思是,离开现实里的俗气远一些:伍迪·艾伦的《午夜巴黎》里,屌丝主人公是个文艺青年,突然置身于巴黎黄金时代,遇到了当时的菲茨杰拉德、海明威、艾略特、毕加索、布努埃尔,他还荣幸地把自己的手稿交给他们品鉴,与如今仰望的偶像们碎碎念着他们“未来”的杰作。多有意思的时代!带着观众穿过去,领略作者精心雕琢的浪漫。推此及彼,如能见证曹雪芹写下《红楼梦》的第一章,听到汤显祖吟出“梦回莺啭乱煞年光遍”,那样的情景,生得多少奇趣?

不是说穿越,一定得“穿”出个文艺味来,只是期望着,通过虚构,我们能够触碰到心灵的真实。

创作“穿越”也是一门艰苦的技术活,不要让“穿越”在低级阶段过多停留——年轻艺术家的想象力应该光芒万丈,不仅仅是为凄苦无奈的现实生活的“穿帮”。